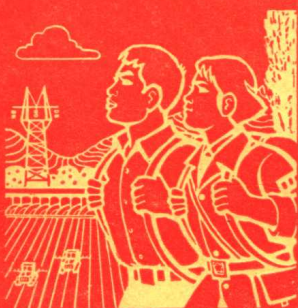


# 革命故事会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9

33063/29

# 革命故事会

第九期目录  
一九七五年八月

---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方向盘上的风波····· | 宗廷沼(1)      |
| 爷爷学手艺·····   | 潘与庆(8)      |
| 顶风·····      | 吕燕华(13)     |
| 牧场初战·····    | 孔乃茜(21)     |
| 红小兵打“蛇”····· | 黄宣林 徐礼本(28) |

## · 海军故事学习班作品选刊 ·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永不停步····· | 李耀辉 傅国通(35) |
| 车·····    | 刘学义(44)     |
| 紧急任务····· | 于红潮(51)     |

## 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 ·

|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养鸭治虫····· | 陈 熊(56)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

## · 田头小故事 ·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金沙滩上的铁姑娘····· | 胡林森(64)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
•《渡江侦察记》电影故事•

智过清洋河.....秦昌桂 许逸周(69)

计送情报.....许逸周(77)

• 评 论 •

略谈小故事.....蒋成瑀(86)

• 经 验 交 流 •

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积极抓好革命故事创作

..... 南市区文化馆(89)

• 简 讯 •

海军在沪举办革命故事学习班.....(94)

---

革 命 故 事 会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( 9 )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字数 64,000

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统一书号: 10171·502 定价: 0.18元

---



## 方向盘上的风波

川沙县 宗廷沼

一天早晨，宽阔的海滨公路上，一部大型拖拉机正以最高速度，由南向北，飞驰而来。它来到一个三岔路口，正要转弯向西，突然，一个姑娘骑着一部自行车，从小路上飞奔出来，拦在路当中。随着“吱”一声紧急刹车，从拖拉机驾驶室里伸出一只手，墨赤黑的四方面孔，虎彪彪的铁塔肩膀，他是海滨生产队队长、驾驶员杨阿金。杨阿金放开小喇叭似的喉咙对着姑娘吼道：“眼睛有哦？……”他正想再骂一句，突然又咽了回去，骑自行车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妹妹，拖拉机手、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小英。那末，杨阿金这么急到啥地方去，杨小英急匆匆又从哪里来呢？原来，昨天杨阿金接到沪江木材公司打来一只电话，说有一批木材要从江边码头运到远郊林家港，请海滨生产队帮助运一下，运费二百元。杨阿金想：这倒是个好差使，抽几个强劳力，一天就能完成，也好为队里多集些资金。于是他顾不得有人反对，从男劳力中挑了四个身强力壮的社员，带了干粮，天不亮就出发，赶向江边码头。杨小英昨天不在队里，到公社党委参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读书班去了。今天大早，她接到队里的电话，晓得杨阿金开了拖拉机跑运输去了。这时，又接到党委通知，说向阳镇的工人、居民为了响应县委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号召，积了几十担菜皮、阴沟泥、

垃圾等肥料，但运输来不及，公社要求各大队派些人去运，所以，杨小英赶紧骑了自行车，赶到通向江边码头的要道。

现在，杨阿金见妹妹面孔血血红，想想刚才的惊险情景，心里还怦怦直跳，他摆出一副长者的口气讲：“看你，当书记啦，还是毛手毛脚，读书班结束啦？”杨小英二十六岁，中等身材，圆面孔，短辫子，老布鞋子，土布衣裳。她笑笑说，“听说有任务，读书班一结束就赶来啦！”杨阿金听了高兴地一挥手：“好，上来！”杨阿金等杨小英把自行车搬上拖拉机，让她进驾驶室坐下，就把油门一开，拨动方向盘，想把车头向小路弯去。

杨小英高声说：“方向不对，要一直向前！”杨阿金心里发笑，小姑娘恐怕是被刚才的情景吓昏了，连方向都分不清，就说：“没错，向前是向阳镇，向西才是江边码头！”当杨阿金搞清楚妹妹的来意不是运木材，而是要先到向阳镇运肥料，才晓得两个人缠错了。他想想小英的话也有道理，就把车子刹住，再想想就要到手的钞票，又舍不得，楞了半天才讲：“麦河泥基本都浇了，早稻基肥也有了，我们运输不影响队里生产。”小英说：“麦河泥是浇了，但是还不够，现在正需要多上肥，去年围海新开了一百多亩田，基肥还缺不少。今年我们化肥要全部自己解决，要大积自然肥料。人不吃饭没力气，庄稼缺肥少打粮，农业要大干快上，肥料就要大增快增！”杨阿金哈哈笑了：“我是队长，理论没你好，种田比你懂，要运肥明天也来得及。”说着又去拨方向盘，怪，方向盘象生了根，拨不动，原来被小英双手抓牢了。他想不到小英会来这一手，不由板起面孔：“别忘了我是队长，又是司机！”说着去夺方向盘。小英护住方向盘，也不让步：“这是集体的方向盘，要往正路上拨！”杨阿金吼了起来：“正路？！我为集体难道是歪路？扣帽子也要量量尺寸！”

兄妹俩的争吵惊动了车厢上的青年社员阿龙、虎根他们，大家都跳下车，围上来。阿龙、虎根他们本来就对阿金这样做有看法，现在听小英一讲，都支持。杨阿金见自己成了“光杆司令”，手一松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不运就不运，反正钱又不进我杨阿金的腰包！”说着跳下驾驶室，转身要回去。富裕中农钱来富刚才一直没开口，现在见队长要走，心里急了。他拉住杨阿金的衣角说：“队长，这事跟人家约好的；还有两百块钱，年底分红……”“你就是分红分红！回去拿锄头，省得犯错误，任务我去回！”杨阿金甩开钱来富，头也不回走了，杨小英喊他也不听。小英掉头招呼大家：“有话回头讲，现在先上镇运肥料！”说着跳进驾驶室，油门一开，拖拉机又飞快地向前奔去……

中午，杨小英回家吃饭，走到门口，听见屋里“当”一声，接着一只大芦花公鸡扑打着翅膀，从窗口飞出来。她进屋一看，阿金脸上象刷了浆糊，绷绷紧，正坐在一张矮凳上抽烟。他见小英进来，有意扭转头。小英想：早上虽然把阿金手里的方向盘从弯路上扳了回来，但他脑子里那个方向盘还没转过弯。这时，阿金刚刚从田里收工回家，他心里一直在想，我跟你杨小英一样，为集体起早摸黑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这次搞运输也是为集体，有啥错？！他越想越想不通，越想不通就越气，所以家里的面盆家杂遭了殃，面盆蛮好放在桌上，他看见触气，拿起来就把它扔在锅台上，吓得芦花公鸡从窗口飞了出去。小英揭开锅，只见一锅冷水，就生火烧饭。一歇歇，香喷喷的饭菜端上了桌。阿金只顾抽烟。小英递给阿金一碗大米饭，语意双关笑嘻嘻地讲：“工厂没粮，机器不响；商店没粮，关门打烊；人不吃饭，饿得发慌。来，先吃饭，有意见慢慢提。”阿金鼻孔里哼了一声，推开碗：“吃饱啦！”“嘴，有气要放，别把肚皮胀

破了，哈哈！”随着一阵爽朗宏亮的笑声，进来一个头发花白、满面皱纹的老人。阿金见爸爸老土根回来了，象见了救星。他晓得爸爸是老贫农，大公无私，就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，叫他评理：“你倒说说看，利用农闲，搞点运输，增加收入，方向对不对？！”老土根放下手里的扁担，正要开口，小英已经接了上来：“农闲？！贫下中农都在为农业大干快上起早摸黑，革命加拚命，恨不得一天顶十天，闲在啥地方？！你今天这样做，并不是农业生产有空闲，而是心里只想到钱，你的心没真正贴在农业上！”“我是为集体！”“为集体也有坚持什么方向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！”老土根点点头：“嗯，在理，我赞成！”阿金见二比一，象落雪天喝了冰水，从头冷到脚，赌气说：“反正都是你们有理，我不对！告诉你，我走的什么路，自己清楚！”“不，你没有真正搞清楚，你是被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思想迷住了眼睛！”“你一开口就上纲上线！”“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抓住纲和线。我们都是共产党员，贫下中农的带头人，你想过没有，只要我们手里的方向盘稍微偏离一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党和贫下中农就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！八年前的教训难道你忘了吗？”杨小英的话，象晴天一声炸雷，震动着杨阿金：文化大革命前，大队里个别干部，打着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招牌，走资本主义道路，用国家给的拖拉机搞地下运输站，外出赚大钱，菜烂在田里不运，草长得比稻高，种粮食的靠国家供应口粮，全大队有一半劳力搞自由经营、发家致富，地主、富农趁机妄想变天。贫下中农忍不下这口气，文化大革命中，杨小英、杨阿金和大家奋起夺了走资派的权，拨正了方向盘。这时，小英说：“同志，现在，拖拉机的方向盘往哪条路上拨，不单是一个业务问题，而是一个路线问题！如果我们不彻底清除头

脑里的资本主义思想，方向盘还会从我们手里转上歪路，甚至丢掉！”杨阿金想了一阵说：“下次不运总可以了吧？！”说着挑起一副空粪桶要下田。小英拦住他说：“慢，根子不在运不运，而是心往哪里想，木材还是要运的！”“还要运？”“对，你想想，木材公司一向通过运输公司托运，这次为啥要找我们运，这里有文章！”“有文章？”杨阿金的眼睛瞪得老大，想：人家电话里讲得清清爽爽，运输来不及，有啥文章？他正要问个明白，外面“当当、当当”，出工钟声响了。

杨小英带领原班人马，阿金开着拖拉机，飞快前往约定的地点。阿金心里打起一个又一个问号，想问，小英用手指指“驾驶时请勿谈话”的牌子，他只好不响。钱来富也是丈二和尚抓不着头脑，他眨巴着小眼睛，心里想：一定是杨小英见钱眼开，是嘛，明明可以增加收入的事，谁不干，谁是憨大！……他正想着，杨小英突然轻声问：“来富叔，对方联系的是你啥人？”钱来富为了露露自己在接这根线上的功劳，得意地用手摸摸尖下巴上的几根黄胡子，说：“是我远房堂阿哥，叫钱引桃，在木材公司当干部，听说还是个党员。”他越说越有劲：“嘿，接上这根线往后好啦，一年运它三、五趟，年底分红每人至少多几十块钱……”他正在得意，突然被小英泼了一盆冷水：“来富叔，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农民，心里要想社会主义，可不能只想到钱哪！”“啊，对，对……”钱来富面孔一红，额上渗出汗来。

杨小英他们来到约好的地点，跳下车一看，眼前是一块江边空地，没人家，也没木头。大家正在奇怪，从旁边小路上过来一个人，细矮个，尖下巴，高颧骨，五十出头，穿旧呢中山装，嘴里叼着香烟。钱来富一见是钱引桃，马上迎了上去。钱引

桃笑容满面，来到小英他们面前，他扫了大家一眼，接着摸出一包大前门香烟，递到杨阿金和钱来富面前。杨阿金摇摇手，谢绝了。钱引桃笑了笑，说：“客气啥，烟酒不分家嘛，嘿，真对不起，这里的木头上午刚搬走，现在要到南边的刘家湾运，喏，不远，就在那边，运费嘛，照加，哈哈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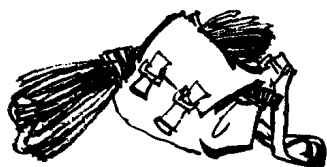
钱引桃带路，杨阿金顺着他的指点，转了好几个弯，开了一段路，在一个僻静的港湾停下了。当大家装好车，阿金正要点火发动的辰光，小英突然接过方向盘，对阿金说：“你吃力了吧，我来！”说着，油门一开，拖拉机飞奔起来。钱引桃和杨阿金坐在两边。钱引桃望了小英一眼，突然凑过来说：“听来富讲，你家要盖新房，我特地给你留了两根好杉木，造房子，刮刮叫，有钞票，买不到。”小英双手紧握方向盘，笑了笑说：“公家的木头，好随便用？”“嗨，俗话讲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干我们这一行，木头当路又当房，用几根有啥稀奇，哈哈！”钱引桃得意地笑了。小英也哈哈笑了起来。太阳渐渐落山了。钱引桃正在得意之中，忽然拖拉机“吱”一声刹住了。小英有意大声喊：“到啦！”钱引桃听说到了，打开车门，突然面孔煞白，刚刚伸出去的一只脚又缩了回来。为啥？此地是民兵指挥部！钱引桃晓得上当，狗急跳墙，象一只恶狼扑向方向盘，妄想开车逃跑。杨小英早有防备，用力一推，钱引桃象只烂冬瓜，骨碌碌滚下了驾驶室。他爬起来想溜，早被阿龙、虎根和几个民兵拦住了：“不许动！”“你，你们要干啥？！”钱引桃见四面无路，惊慌地向后退着。这时，民兵中闪出一个高个子，愤怒地说：“姓钱的，撕去你的伪装吧，你利用职权，以少提多，内外勾结，盗窃国家木材，投机倒把，还打着社会主义企业的招牌招摇撞骗，走资本主义道路！”钱引桃跳起来喊：“你们诬蔑好人！”“不要

再做戏了，你林家港的同伙正在里头等着你哩！”这时，杨小英也冲上前愤怒地对着钱引桃说：“你想用钞票和木材腐蚀我们，跟你走资本主义道路，这是白日做梦！你就是钞票一车一车装来，也买不动我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心！”钱引桃一听，立刻象被抽了筋，瘫了下去。

钱引桃被押走了。高个子民兵紧紧抓住杨小英的手，说：“同志，谢谢你们的帮助！”经高个子民兵一说，大家才晓得，原来，今天上午小英把队里的事报告了公社党委，党委也接到民兵指挥部的电话，说沪江木材公司最近有一部分木材被窃，要求协助查案，小英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。她谦虚地说：“谢啥，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，是我们应尽的责任！”她又转向大家，严肃地讲：“同志们，今天在方向盘上的一场风波，说明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，也说明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，开车要看清方向，革命要分清路线，否则，搞资本主义的人就会把我们往资本主义道路上引，那样，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变质，资本主义就会复辟，广大贫下中农又会象解放前一样讨饭做长工，我们要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腐蚀和进攻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，把好方向盘，让生产队的拖拉机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开，一直开到共产主义！”在杨小英的指引下，杨阿金紧握被磨得闪光发亮的方向盘，开着大型拖拉机，沿着金光大路，飞奔向前！

• • •

# 爷爷学手艺



南市区文化馆革命故事创作组 潘与庆

你们认识老洪爷爷吗？老洪爷爷是个退休工人，共产党员，里弄治保小组成员，还是东风小学的校外辅导员……你别看他今年六十七岁了，头发也白了，可精神挺好呐！关于他的故事，我可以一口气讲好几个，今天我先给大家讲个《爷爷学手艺》的故事。

一个星期天的早上，老洪爷爷来到他孙子小海的身旁，摸着小海的头轻轻地说：“小海，快起来，爷爷要你睡的这只旧棕绷床派用场呢！”小海一边揉着眼睛，一边奇怪地问道：“爷爷，派什么用场？”老洪爷爷乐呵呵地说：“我要学点手艺，修棕绷呢。”小海一听，差点笑出声来，心想：爷爷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学手艺，修棕绷，真新鲜！就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。

等小海穿好衣服，老洪爷爷从外间拿了一只小木箱走了进来。小海拉着爷爷的手说：“爷爷，你真会修棕绷？”爷爷笑笑说：“不会就学嘛，这星期我到修棕绷店学了三个半天，今天来实习实习。”说完就叫小海帮着把旧棕绷搬到两条长凳上，爷爷拿出棕绳和竹刀，不慌不忙地修起棕绷来了。小海站在一旁既当“观众”又当“助手”。突然，小海发现爷爷的左手冒出了鲜血，急得直叫：“奶奶，奶奶，爷爷手上出血了！”奶奶听到叫

声，三步并两步赶来一看：“哟，老头子！我说你八十岁还学什么吹打啊，可你偏要学，啧啧啧，你看这血哟！”奶奶一边唠叨，一边给老洪爷爷包扎。爷爷呢，捂着手上的伤口，仍然笑嘻嘻地说：“活到老，学到老呗，要学习总得花点‘学费’呵！小海，你说是吗？解放前，咱们想学点手艺也学不成，今天我自己不留神出了一点血，又有什么要紧呢？”说完，他又埋头干了起来。

小海看看爷爷这股强劲，心里很感动，心想：爷爷多勇敢呀，多象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中潘冬子的爸爸呵！可是潘冬子的爸爸受伤是为了打白狗子，爷爷学修棕绷又是为什么呢？小海就瞪着两只大眼问爷爷：“爷爷，你为什么要自己学修棕绷呢？叫咱们弄堂里肖生财修不是蛮好吗？他过去一直修棕绷，可比你内行多了！”爷爷听小海提了这么个问题，抬起头来眯缝着眼睛神秘地回答说：“小海，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，不过，我暂时不回答你，要你自己用这个——”爷爷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接着说，“用脑筋好好地想一想，实在想不出，去看看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你就知道了。”小海一听，更不明白了，心想：奇怪，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里还有讲我爷爷为什么要修棕绷的？爷爷一定是骗人，可爷爷从来没有骗过人哪！噢，对了：“爷爷，你是不是因为要节约闹革命？”爷爷笑笑说：“说对了一小半。”“那还有一大半是什么原因呢？”小海又问爷爷，可爷爷就是不告诉他，只顾埋头干着活儿。到吃中饭的时候，坏了的棕绷竟给老洪爷爷修好了。

吃过午饭，老洪爷爷又急着要走，小海问爷爷上哪去？老洪爷爷说：“刀不磨要生锈，人不学习要变修。我到里革会参加退休工人的理论学习。”说完就走了。可是到快吃晚饭的时候，爷爷还没回来。小海正焦急地等着爷爷，只听到大门“咚

咚咚”地响了起来，小海赶忙去开门，可是门一打开，进来的不是爷爷，却是隔壁三楼的王大婶。王大婶一进门，就把手里拿着的一瓶酒和一篓苹果放在台子上，对奶奶说：“大婶子，这些东西送给你们表表心意。”说完就要走。小海和奶奶赶忙把她拦住，王大婶这才讲了事情的经过。

原来王大婶家有一只棕绷坏了，送店里去修吧，一来远，二来从楼上往下搬也不方便，准备多花点钱让肖生财来修。王大婶一出门正巧碰到老洪爷爷学习回来，老洪爷爷问王大婶上哪去？王大婶就把修棕绷的事告诉了老洪爷爷。老洪爷爷一听，自告奋勇地对王大婶说：“你不用找肖生财，我帮你修。”说完就回家拿了工具上王大婶家去了，直到天黑的时候才修好。王大婶要留老洪爷爷吃饭，老洪爷爷硬是不肯，王大婶又掏出五元钱给老洪爷爷，老洪爷爷生气地说：“我可不是为了钱来给你修的。”说完噤噤噤地下楼走了。

王大婶讲到这里感动地说：“老洪爷爷真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党员，这点心意你们无论如何得收下。”说着就跑了。奶奶和小海想去拉住她，可人已经不见了。奶奶要小海把礼品给王大婶送回去。小海刚要伸手去拿，房门开了，只见老洪爷爷乐乐呵呵地抱着一捆棕绳走了进来，一边还笑着说：“里革会还真支持我这个义务修理员，咱们里弄服务站还拨了这么些棕绳给我。”说着把棕绳往桌上一放，就看到了桌上的酒和苹果。爷爷问：“是谁买的？”小海把事情经过告诉了爷爷。爷爷听着听着，脸色渐渐地变了，听完以后，大声地说：“这些东西咱们怎么能收下呢？要是你们收了这些东西，那你们就是把我当成了商品，把我当成了……”爷爷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了。小海从来没见过爷爷生这么大的气，赶紧说：“爷爷，这些东

西我本来就是送回去的，现在我就去送好吗？”爷爷一听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走到小海身边摸了摸他的头说：“这就对了！咱们要牢记毛主席关于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’的教导，可不能掺半点私心啊！”小海一听，心里好象一下明白了，噢，原来爷爷学修棕绷是为人民服务。小海找到了爷爷学修棕绷的原因，高兴得跳了起来。可是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爷爷后，爷爷摸了摸胡子笑着回答说：“唔，有进步，不过还只说对了一半。”小海一听，什么，还只说对了一半，那还有一半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

第二天中午，爷爷拉着小海的手说：“小海，今天咱们去给隔壁弄堂张大娘修棕绷好吗？”小海一听能跟爷爷一块去修棕绷，高兴地说：“爷爷，咱们走。”当他们祖孙俩背着工具箱，刚走到张大娘家门口时，突然从里面跑出一个人，这个人一边走，一边得意洋洋地数着一叠钞票，直到“咚”的一声头撞在大门上，他才停下来。小海一眼就看出是肖生财。这个肖生财是怎么样的人呢？肖生财过去是个修理家具的小业主，后来参加了合作社。但他人是参加了合作社，心却没有参加，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。他下班以后就做私人生活，为了多赚钱，有时一干就是一个通宵。这家伙真是上班工作象条虫，下班赚钱象条龙。这时，肖生财也看到了老洪爷爷，他心里一惊，连忙把钱塞进了口袋，装起一副笑脸打招呼：“哟，老洪爷爷，你好，你好！”一边说着一边要往外溜。老洪爷爷一见竖起了眉毛，严厉地问：“怎么，你又在‘加班’了？”肖生财连忙摆了摆手，张嘴结舌地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这是为……为人民服务，帮助人家修棕绷。”“为人民服务？我看你这是为钱服务吧！”老洪爷爷一针见血，肖生财尴尬地回答说：“就算是吧，可这也是

‘按劳取酬’……”老洪爷爷一听，更火了：“按劳取酬，说得好听！难道你在单位里没领工资？要知道你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！”正当这时，张大娘急匆匆地跑了出来，把手里的一束棕绳递到肖生财面前，气乎乎地说：“肖生财，你这个家伙心好狠呀，我给了你十元钱，你，你拿这种棕绳给我修棕绷！”老洪爷爷接过棕绳，捻开一看，里面掺着许多旧棕丝，轻轻一拉，棕绳就断了。肖生财一看，知道事情不好，只得低着头一声不吭了。

这时人越围越多，都指责肖生财。老洪爷爷指着肖生财对张大娘说：“今后可不能再叫这种人修了，个人吃亏是小事，助长了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可是大事啊！”张大娘点了点头。这时老洪爷爷跨上台阶，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列宁说：‘小生产是、经常地、每日每时地、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。’肖生财就是这样一种人！对于这种人，我们要大喝一声，这条路行不通！”老洪爷爷回头对肖生财说：“你要向组织上检查自己的错误，你听见了吗？”肖生财点了点头，躬下身子，狼狈地走了。老洪爷爷又接着说：“同志们，今后谁家棕绷坏了，可以到店里修，或者到里弄服务站修，也可以叫我修，还可以自己学着修，不会的我来教，但是不能叫肖生财这号人修。修棕绷是这样，其他事也是这样。总之，要造成一个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，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，使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，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，大家说对不对？”“对！”人们齐声回答。小海喊得特别响，因为他不仅同意爷爷的意见，也完全懂得了爷爷学修棕绷的原因。



青浦县小蒸公社 吕燕华

一九七五年春节第一天，天已经暗了，河东公社河东大队党支部书记吉清同志，才挑了一担空粪桶收工回家。他中等身材，黑苍苍皮肤，穿一套补了又补的工作服，两只裤脚溅满泥浆。他原是上海机器厂工人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响应党大办农业、大办粮食的号召，主动申请回到农村。今天上午，他组织党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下午带领社员积肥造肥。刚到门口，碰上赤脚医生王小平从屋里跑出来：“吉叔叔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！雷珍阿姨又发病了。”接着她撇了撇嘴，“哼！吴伯伯送来了‘珍贵礼物’，正等着你呐！”说着，小辫子一甩，走了。

老吉放好粪桶，进门一看，公社党委副书记吴宣周坐在房里，自己的爱人雷珍发病躺在床上。吴宣周见老吉进门，立起身说：“老吉，今天大年初一，还积肥造肥呀？！看来今年你们大队又要夺个全公社粮棉第一了。”吉清招呼吴宣周坐下来，说：“同志们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主动提出要改变春节不劳动的旧习惯，大干快上学大寨。”接着，他看了看台子上两个纸包问：“老吴，听说你还送来了什么‘珍贵礼物’？”吴宣周把两个纸包往老吉面前一摆：“老吉，你爱人身体弱，需要补养，我托小平爸爸替你到外地去买来两斤白木耳，让她吃吃试试

看。”“白木耳？的确是‘珍贵’东西呀，价钱很贵吧？”“价钱还好，吃了再讲。”老吉心想：吴宣周就是喜欢拉拉扯扯，“吃了再讲”就是送的意思，看来，送的后面还有文章。就把两个纸包推到吴宣周面前，笑了笑讲：“吃人家嘴软，拿人家手短，‘吃了再讲’，以后算起总账来可不得了呀！”

正说着，王小平背了药箱又来看望雷珍，她给雷珍吃了药，回头看见台上两包白木耳已经移到吴宣周面前，看看吴宣周的神色有点尴尬，已经明白了一半，就故意问：“吴伯伯，我爸爸叫你来送白木耳的任务你完成了没有？”

吴宣周的脸色顿时红了起来：“这要问你呀！”原来，王小平的父亲想通过吉清把小平调到工厂去，硬要小平把两斤白木耳送来，小平不肯，说：“吉叔叔从来不收人家东西，外出开会、劳动，也总是带个饭盒子，从来不吃人家一顿饭。再说，自己还很需要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”小平爸爸见女儿坚决不肯送，便大骂她是笨蛋。就托吴宣周特地送了来。吴宣周想不到小平跑来当场戳穿，就讲：“我看你呀，真是个小笨蛋，雷珍阿姨身体虚弱，很需要补养，亏你还是赤脚医生，连这点也不懂！”

吉清听了小平和吴宣周的对话，完全明白了。原来，送白木耳，是为了“交换”王小平进工厂。就笑了笑对吴宣周讲：“正因为小平是赤脚医生，用的是草药银针，用不着这类高级补品。”说着，拎起两包白木耳交给小平：“小平，你把这两斤白木耳拿回去，对你爸爸讲：你才是个笨蛋，不学新风尚，专搞老一套。请客送礼，是资产阶级旧作风，坚决不能做！”小平接过白木耳，背起药箱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来调皮地讲：“吴伯伯，你和我爸爸一样，也是个笨蛋！”吴宣周被小平弄得行灶